

文章编号: 0253- 9985(2000) 03- 0286- 01

万里写入胸怀间——评介《油踪纪程》

贺自爱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编辑部, 湖北荆州 434100)

《油踪纪程》是蔡乾忠教授的一部新著, 也是《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查与发现》的延续与物化。蔡乾忠教授作为我国石油事业的创业者之一, 他的人生历程就是一部浓缩的石油勘探发现史, 有其时代的典型性与代表性。我作为蔡教授的同龄人, 拜读此书倍感亲切, 仿佛借时光隧道又回到当年的岁月, 再次感染创业的风风雨雨, 喜怒哀乐。

《油踪纪程》是以蔡教授油气勘查的人生轨迹为主线, 以翔实的史料, 生动的笔调, 描写了近半个世纪我国油气勘查、发现的人与事, 情与景, 以及相关的人文、地理、逸闻、趣事, 成为一部具随笔风格的回忆录, 独立于正史之外, 却又成为正史的延展、补阙与渲染, 补正史之不为、不能与不足。

这是一部主题凝重的作品, 字里行间充满着朝气与活力。每一个片断都记录了人生的真谛, 让尘封的记忆再度回到人间。特别是每篇篇首导读式的文字, 精短、清新、形象, 犹如一首情景交融的诗篇, 画龙点睛地道出每篇文字的中心线索, 春风拂面, 情趣盎然。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 《油踪纪程》中所抒发的正是那个时代精神的最强音。开篇进军准噶尔所描写的选择艰苦, 争去新疆的动人场面, 就是奉献精神的最好体现。新一代的人也许不会理解; 但在当时却蔚然成风, 以苦为乐, 以苦为荣! 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是这样, 专家如朱夏、关士聪等老一辈石油地质学家, 何尝不是满腔豪情, “荷戈负弩请先行, 砺面风沙茧足程”; 领导者、指挥者如何长工副部长、崔振东指挥长等, 亦是身先士卒坐镇一线, 踏破沙尘云崖路, 不取油龙誓不休。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 正是凭借这种大无畏的奉献精神和为祖国找到油气的坚强信念, 50 年代的年轻创业者在老一辈地质学家的带领下, 一腔豪情, 一片赤诚, 一股“傻”劲, 突破大庆, 告捷东营, 凯旋江汉, 实现一个个重大的油气突破。继而再展宏图, 在二轮普查中又拿下东海、开创塔里木—海—陆两个大型油气田, 为开创我国石油事业的大好形势建功立业。

《油踪纪程》自始至终浓墨重彩宣扬这种精神, 肯定这种精神, 不仅是树碑立传讴歌创业者的丰功伟绩, 更重要的是希冀这种奉献精神代代流传。这些创业者奉献一生, 清贫一世, 也许被人淡忘, 也许被视为傻; 但那种无私的奉献精神, 无畏的进取精神, 永远光辉夺目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旋律。记得 80 年代初期, 我曾去某学院参加一位研究生的答辩, 正赶上应届毕业生的分配。当毕业生得知 80% 将分配西北, 而西北的重点又是新疆时, 群情哗然几乎到了无法上课的地步, 与《油踪纪程》南京大学毕业生争去新疆的一

幕, 形成强烈的反差。时代不同, 理念不同, 但追回被尘封的奉献精神, 仍然十分必要。追求物质不能不讲精神, 追求报酬不能不讲奉献, 《油踪纪程》是从另一个侧面, 另一个角度, 追回对保尔·柯察金的记忆。

科研思路轨迹的追踪, 是《油踪纪程》的另一主体线索, 也是蔡乾忠教授由实践而理论, 由归纳而演绎, 临高致远的转变踪迹。此时的他虽已两鬓染霜, 但激情未泯, 豪情依旧, 研究的视野从陆上拓展至海上, 从国内延伸到全球, 多次辗转奔波于泰国、印尼、朝鲜之间, 从领略异国风情之中, 探寻他国的文化基点; 从考察异国油气勘探的实践中, 探索新的创新基点; 从透视异国的科学成果中, 借鉴新的研究思维。他虽未直接参与海上油气勘探; 但他的重要科技攻关成果《中国大陆架及邻近海域油气资源远景评价》和 CCOP《东南亚沉积盆地分析》的编图, 却成为“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的导向之作。

鲁东地体新概念和残留特提斯猜想的提出, 正是蔡乾忠教授理论体系与思维体系变革完成的标志, 构成《油踪纪程》的另一主题。以归纳为主体的积累式思维与传统的中国文化有关, 成为地学研究的主体思维形式。正是这一单一的思维定势, 成为我国地学研究难以产生突破性认识的根本原因。爱因斯坦说过: “适用于科学幼年时代以归纳为主的方法, 正让位给探索性的演绎法。”然而, 这种变革趋势在我国只是被少数地学研究者所认识、接受, 蔡乾忠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油踪纪程》以作者的亲身体验, 宣扬、倡导了这一思维形式, 对以推测、猜想、假设为起点的演绎思维形式, 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地位给予肯定, 并寄语新一代的地质精英以新的思维解答“残留特提斯猜想, 谱写新的《油踪纪程》”, 俨然“高楼晓见一花开, 便觉春光四面来”。

“好风凭借力, 送尔上青云”, 但愿《油踪纪程》的奉献精神与变革思维, 成为我国石油地质事业的创新基点和发展动力。

诗词引用文采斐然, 成为此书的一大特色, 唯某些诗句摘引有误, 或解释随意, 成为美中不足。前者如引用朱夏的诗句“莫指黑池悉腐鼠”应为“莫指墨池愁腐鼠”; “比驭飞车追白日”应为“叱驭飞车追白日”; “担得书生能报国, 何妨诗趣杂豪情”应为“毕竟书生难报国, 徒教诗趣杂豪情”。后两句可能系朱夏院士在出版时作了修改; 但引文当以正式出版物为据。后者如对“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解释就值得商榷, 作为浪漫主义的诗人李白, 他所抒发的是情, 而非实。

一本内容精采的佳作, 必须配以高水平的编校, 方能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 构成美的统一。《油踪纪程》恰恰缺少这一配合, 可以避免的错误没有得以纠正, 可以减少的疏漏没有得以补正, 差错多到令人怀疑“此书是否经过编校?”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